

# 中共與越共間關係之觀測

羅石圃

中越共邊境曾于最近發生戰事，這是瑞典記者訪問河內後所發佈的新聞。越共既斷然予以否認，中共官方亦表示並不知情，某些觀察家又認為可能性不大。底蘊究竟如何？其未來的發展如何？這從雙方關係的急驟變化，便不難窺見端倪。

## 一 邊境戰訊的疑雲

瑞典廣播電視台駐香港記者索德柏格于訪問河內後，在四月十九日發出報導稱：他在河內曾獲得駐當地外國消息靈通人士透露，中越邊境——距河內以北二百六十哩的陸地上——曾發生戰爭，且有重型坦克參加戰鬥，起因不明，但顯然與越棉戰爭有關——以致牽連到中越共的邊境爭執。至于此一戰局的戰況如何？又並非局外人所能得悉。惟接受他訪問的越共某高層人士，雖斷然否認中越共邊境衝突的傳說，但承認連年以來，彼此曾有索討領土之爭——其範圍並不止于海上島嶼。該記者再以此事詢問河內的越共機關報「人民日報」總編輯黃松，得到的答覆是：中越共雙方關係如舊，「至少在表面上如此」，此語可謂語意深沉，耐人尋味。他再引述駐河內的瑞典外交人員表示：中越共之間有些事故雖正在發生，但他們都不能不守口如瓶。根據索德的觀察，則認為中越共邊境之戰，已有跡象可以證實並非無稽的謠傳。諸如最近河內突然禁止旅客進入昆鄰中國大陸的邊區，例如瑞典正有大批技術人員援助越共所建立的紙廠，其位置適在河內北方。過去他們于假日都可到附近的邊境旅遊，最近則被禁止，顯示此一邊境，已經風雲緊急而不得不列入戒嚴地區①。

至于北平方面對此項戰訊有無透露？據「路透社」駐北平記者引述中共外交部發言人的話說：關於中越共邊境發生武裝衝突之事，他們毫不知情。惟據駐北平的外交界人士指出：中越共邊境摩擦，乃為不容否認的事實，不過當不致嚴重到觸發戰爭。再據同一天「法新社」記者從北平發出的消息稱：在河內有「邊事專家」之稱的越共副外長范憲，由中共駐越大使陪同，于三月廿二日抵達北平商討雙方邊界爭執，迄未返回河內。蛛絲馬跡，便不難推知范憲乃為雙方邊界的武裝衝突而來，再由其在北平滯留之久，亦不難窺知迄未能以玉帛化干戈。

註① 「南洋商報」、一九七八、四、廿、一版。

其實報導中越共邊境爆發戰事消息的，並非自索德始，早在一個多月以前的三月十四日，美國「洛杉磯時報」即已披露了此項新聞，該報刊載其記者麥克阿瑟從曼谷發出的報導稱：中越共邊境部隊在過去幾週中，曾發生兩次相當激烈的戰鬥。首次戰鬥係于二月十五日，發生在河內通往中國大陸鐵路沿線的老開邊界，其後的一次戰鬥，則發生在接近海岸的一處孤懸隘口。越共部隊約有卅名官兵陣亡。據曼谷、香港和新加坡的外交人士指出：此類衝突，乃由越棉戰爭所促成，在沿五百哩邊界的戰鬥雖不斷爆發，但由于以往都發生在人烟稀少的邊地，雙方既都密而不宣，外間自無從得悉。<sup>②</sup>

香港「遠東經濟評論」記者，曾就「洛杉磯時報」所報導的消息，訪問越共機關報總編輯——也是越共中委黃松，據宣稱中越共邊境情勢的緊張，從七十年代以來便已如此，並非自今年一月開端，這是由雙方在邊界的增兵對峙，加上「揚聲器」之戰所形成。他否認與中共曾在西沙羣島附近發生海戰，但坦承北平堅拒討論邊界問題，並稱河內曾派遣范憲前往北平要求談判，但所得到的祇是閉門羹。接着他對棉共採取和中共同樣的方式拒絕和談，更表示相當忿慨<sup>③</sup>。

按照黃松的透露，中越共自七十年代以來都在邊境對峙，再加上「揚聲器」之戰，便更加造成了戰雲密布，風雨滿樓，戰事隨時都有一觸即發之勢。這已無異說明了今年以來的邊境戰事並非謠傳。且他既表示了范憲前此奉命遣赴北平要求從事邊界談判，為中共所拒，亦顯示出這位「邊事專家」今年三月廿二日再到北平，并由中共駐越大使陪同，顯然是為了談判新近所發生的邊境之戰，否則即不必再有此行。凡此更可證實邊境戰爭的報導並非臆測妄言。

## 二 華僑逃出越境乃相信中越共即有大戰

一般多認為中越共的邊境之戰，乃導源于越棉共所興起的邊界戰爭，黃松雖祇輕描淡寫地將此二者相提並論，但在五月五日越共書記春水對越南華僑逃回大陸的聲明中，則又有了更明白的揭露，事緣河內於今年三月間，在西貢及其附近城市剷除私營商業，使當地——尤其堤岸區華商的所有貨物現金及手飾等都遭劫奪，華商除掃地出門而外，且有不少人遭到殺戮，造成堤岸遺尸累累，慘不忍睹，而北越的華人亦于聞訊後，紛紛逃亡，潛回大陸，以致廖承志于五一前夕聲稱：「最近越南華僑突然大批回國，我們對此表示關切，並密切注意事態的發展……」。

春水于五月五日的談話，便是針對此項聲明而發。其中指出：在越南的中國居民，最近大批潛回大陸，乃由于懷有惡意的華人

註② 「中央社」洛杉磯電，一九七八、三、十四。

註③ 「星島日報」，一九七八、四、十五、二版。

散播謠言，謂中越共之間，由于北平積極支持金邊與河內對抗，以致雙方即將爆發戰爭，所有居住在越南的華人，必將因此受到迫害。此類謠言造成了華人的恐懼，相率變賣產物，未經申請許可，即紛紛潛回中國大陸，對這種不法行動，河內已通知北平。春水又在其談話中，一面表示遺憾，一面嚴厲譴責謠言製造者，蓄意挑撥中越共的不和，但又透露了其中已有不少人從邊境再逃回越南④。

不過謠言斷不能憑空捏造，必須在大眾已具有相當信心的基礎上加以擴大誇張，否則便不能使人們相信。北越華人所經營的商業，早就經歷過越共沒收，但彼等仍然生活如常，而今一聞謠言，竟都不惜變賣產物而甘冒生命危險，逃回比越南更暴虐的大陸，顯然是基于他們早已相信中越共關係的日益惡化；而北平經由棉共對南越邊境所發動的戰爭，使中越共的劍拔弩張情勢，演變而為直接戰爭，亦在意料之中，甚至事先即得悉了邊境戰火已然，這才對所謂謠言的傳播，大家都相信不疑。

至于春水所稱的，有很多華人逃至邊境後又再逃回越南，這又非常耐人尋味，據河內西方外交官及老練觀察家分析，咸認為這是令人難以置信的，因為在南越淪陷時，一批逃至關島的越南難民，由于水土不服及懷鄉心切，加上共諜的從中鼓動，其中有一千二百人由美方派遣船舶運送他們回鄉，但一經登岸，則被越共一律囚入集中營，並將婦女兒童隔離，家人全被拆散。他們所受到的虐待，越南華人早已盡人皆知，又安肯再蹈覆轍？如果確實有人從邊境逃回越南。除非是邊境砲火連天，無路可走，或被越共防軍逮捕押送而回。前者既無異透露了中越共邊境已經點燃了戰火；後者亦顯示了越共軍於追捕企圖逃離越境的華人時，與武裝對峙而負有護僑任務的中共守軍，亦難免發生衝突。

從春水的聲明中，已經直接指出了越南華人之所以大批逃回大陸，乃由于他們相信中越共爲了北平支援金邊武裝對抗河內，已使雙方關係由低潮而轉變爲互相敵愾的怒潮，不僅邊境烽烟迭起，而全面戰爭，且有一觸即發之勢。也間接透露了雙方的邊境武裝衝突，並非空穴來風。

### 三 中越共關係緊張的由來

中越共關係之變友爲敵，誠然是由于蘇俄的挑撥利用，但在基本上，應歸咎于雙方在聯手之初便各懷鬼胎，中共在扶助越共藉抗法作戰而實行赤化的當時，其樹立附庸的野心既已暴露；越共亦無時不在提防驅虎進狼，當一九五三年，越共正在策劃與法軍會戰而又苦于兵力不足之際，中共已陳兵三師于滇桂邊區，祇待越共的邀請，即可朝發夕至而加入越南戰場，不料在越共政治局會

註④ 「南洋商報」，一九七八、五、六、二版。

議席上，正當長征以共產黨無國界為理由，建議邀請中共派兵入越參戰時，卻遭到了國防部長武元甲的反對。

武元甲當時呼籲大家切勿忘記越南曾經成爲中國藩屬數千年，中國之所以放棄對越南的宗主權，並非甘讓此一藩國獨立自主，乃是屈服於法國的強大壓力所使然。今越人爲了抗法獨立而又要求中共派兵參戰，雖相信可以擊敗法軍，迫使它不得不退出印支，但對越南而言，亦不過是由法國的殖民地變爲中共的殖民地而已。而且新殖民主桎梏的嚴密，可能較舊殖民主尤有過之<sup>⑤</sup>。因此，越共政治局立即將長征的建議作罷。這便不難想見其領導階層中，唯恐淪爲中共附庸的大有其人，所以蘇俄的挑撥得以乘隙而入。

誠然，河內在俄毛分裂後，一向堅持超然立場，所以能够兩面逢源，但到中共拉攏美國——尤其在尼克森訪問北平後，美國立即對北越海陸封鎖轟擊，以便迫使河內和談，顯然都是得到了北平的默許，這使河內不能不憎恨中共的賣友，亦使蘇俄得以更進一步地拉攏越共，至南越被席捲後，河內所發表的感謝友邦支援的函件，赫然以蘇俄爲首，這是河內公開表示在兩大之間偏向莫斯科的開端。至同年九月二日，越共舉行慶祝獨立卅週年暨胡志明墓地落成典禮，但當中共祝賀代表團尚未抵達前，竟于八月廿九日，將胡墓落成禮提早舉行；且北越領袖面對着參加典禮的蘇俄黨政代表團，在致詞中祇強調蘇越共友誼，無一語提到北平的支援，其發佈的新聞亦復如此<sup>⑥</sup>。

不過中共對此亦早有對策。當時永珍聯合政府中，以「愛陣」名義代表寮共的五位閣員中，親北平的竟有三人，且包括了第一副總理兼外長的馮維吉。而代表中立派的總理溥瑪親王，亦對中共馬首是瞻，甚至認爲三五年內河內將以全力應付南越的動亂而無暇侵寮。在高棉，中共已于越共吞併西貢前便搶先支援棉共奪得金邊政權，使高棉成爲其南侵基地。至於當時尚保有獨立地位的「南解」，亦早就撤過河內而獲得北平的直接支持。這些事實都顯示北平企圖將其勢力經由寮棉而深入南越，并針對着寮棉共與「南解」均恐淪爲河內附庸的心理，將它們聯成一氣，藉置河內于四面包圍之中，這便是中共脅制越共不得過于親俄的如意算盤。

#### 四 印支變色後的明爭暗鬥

棉共奪得政權之日，立即要求越共撤出在高棉的駐軍，同時出動武裝部隊加以驅逐，並佔領主權未定的湄公河上兩島，雙方的邊境戰火即已從此點燃。此一期間，棉共巨頭喬森潘一度銷聲匿跡，以致曼谷方面曾有金邊發生政變的傳言。一般認爲這顯然是出于河內指使其參養的「吉蔑越盟」(Khmer Vietminh)奪權，其後證實果有此事，但以棉共主力的「赤吉蔑」(Khmer Rouge)

註⑤ 「北越內幕」、「國際現勢」週刊，五二五期，P. J 霍尼博士著、陳銘家譯。

註⑥ 「法新社」河內電，一九七五、九、一。

早有防範，使叛亂無法得逞，加上中共從海上壓迫海防，使河內不得不派黎笋率團訪棉。接着棉共政權改組，喬森潘亦率領代表團訪問北平，取得中共十億美元的援助，顯示北平支持金邊對抗河內已經無所顧慮<sup>⑦</sup>。

然而在寮國，河內則得到了蘇俄的撐腰，使其豢養的寮國「人民革命黨」書記長凱山及第一書記榜沙文，擺脫一向作為彼等掩體的「愛國陣線」，並推翻原由三派所組成的永珍聯合政府，而由此兩人執掌永珍的赤色政權，分任總理與副總理，以致先前代表寮共參加聯合政府的副總理兼外長馮維吉、新聞部長范沙克、經濟部長蘇斯比，均因親北平色彩而被迫與右中兩派閣員同時下台，前往大陸托庇。這是河內對北平反擊的第一回合，已造成中共在寮國全盤皆輸。

接着河內在政治上提前實現南北統一，使傾向北平的「南解」政權在失去了獨立的名義後，便無法再與中共勾搭。其次，在一九七五年九月及十月，北越國會主席長征、和總理范文同，都異口同聲表示統一工作不能過速，必須爭取到南越人民半數以上的贊成方可進行。不料言猶在耳，到十一月九日，北越即宣佈召開統一工作籌備會議，限定以來年四月為實現統一的期間。至于何以有此突然轉變？一般認為係受蘇俄的慫恿。因河內的此項決定，正值黎笋訪俄爭取到了大批援助即將賦歸之前；而莫斯科「真理報」又于此時刊載了一篇短評，指出西沙羣島，中越共都認為擁有主權，然而北平竟出兵佔領，充份表示了它以武力實現擴張的野心<sup>⑧</sup>。至於蘇俄之所以慫恿河內提前統一南越，則是為了河內在統一政府成立後，即可具有要求北平談判西沙爭執的權力；且亦有權將金蘭灣租給蘇俄作為海軍基地。

不過事實上，中共對越共統一政府的副外長范憲赴平要求談判包括西沙的邊界，仍舊享以閉門羹；而蘇俄渴望租借的金蘭灣之所以並無下文，則顯然是由于南越在變色後的叛亂蜂起所致。統一政府的成立，更使「南解」及其附庸黨派紛紛反抗，甚至不惜結合反共勢力以期推翻河內親俄政權。如果金蘭灣一旦成為蘇俄軍港，此不僅對南越的叛亂會推波助瀾，使河內更難控制，即蘇俄的在越立足，亦將大成問題。所以唯有先行掃蕩南越的叛亂，然後再談其他。然而棉共武裝又在中共指使支援下，不斷攻入反河內勢力基地的南越邊陲，其所形成的裹應外合，首尾相應，更造成了越共防軍的疲于奔命，防不勝防。

## 五 中共向高棉南越伸出的黑手

南越共黨及其同路人之反叛河內且不惜與反共勢力合流，是否信而有徵？這與河內疏遠北平而靠攏莫斯科有無關聯？這從一九

註⑦ 「俄毛對印支的爭奪與態勢」，本刊、十五卷、一期、拙著。

註⑧ 「南北越統一政府成立後的對外動向」，本刊、十五卷、十二期、拙著。

七六年十二月越共總書記黎笋在黨代表大會的講話，及「路透社」所作的解析便可窺知。黎笋痛心他指出：「有些黨員從事不可告人的活動……利用他們的權位……搞分裂和宗派，我們必須予以清除」。而「路透社」駐河內記者在報導這段講話後並加解析稱：有跡象表明黨內可能存在着分裂——最明顯的，將會是分別在南北越資深黨員的分歧，隨着南北越統一，祇有小部份「南解」及其外圍組織份子受委高位。另一原因，可能是蘇俄及中共支持者之間的不和，越共雖已竭力在兩大之間左右逢迎，不過由于蘇俄實際上已給予廣泛援助而升高其影響。例如此次大會，蘇俄派有代表團參加，中共則僅有賀電<sup>⑨</sup>。

這便說明了越共黨內的分裂，乃由南方資深黨員不滿統一後被河內歧視而開端，如果我們不否認統一工作的提前，乃出于克宮的策劃指使，則不能不相信，南方共黨份子所反對的，是河內的親俄政權。這與南越人民反共及反北越吞併等勢力具有初步相同的目标，正合于共黨的統戰戰略，便無怪乎能與南越各種叛亂勢力合流。毛澤東在西貢淪陷前夕，對河內駐平大使聲言：「越南如果反帝不反修，必將有第二次革命」，要求他以此言轉告河內領導人<sup>⑩</sup>。其語意已充份表露了：假使河內祇反美帝而不反蘇修，則北平必將指使越共陣營內的夥伴掀起反抗河內親俄政權的內爭。此即表明了一向親北平的「南解」及其附庸黨派對河內的反叛，乃有中共的黑手伸入其間。

更顯明的，是一面倒向北平的棉共政權，其所掀起的越棉邊境之戰，固然有其歷史背景及兩黨的主奴之爭，但棉共突擊隊的訓練裝備，所採的游擊戰法，及其以廿四人編為小組，隨時可以結合成為一個團，無不是來自北平的支補與師承。越棉戰爭，顯然是出于棉共的突擊越邊而起釁，越共防軍之所以無法防禦，正是苦于面對棉共軍師承中共的游擊隊編組，適合于「敵來我去、敵去我來、敵分我合、敵合我分」的戰術要求，至于越共何以不能採取對付此種敵人的有效防禦——動員廣大民衆建立起強大的民防？這又是由于棉共所突擊的越邊，如湄公河三角洲及西寧等地，都是南越叛軍的窠巢，顯然已與棉共聲氣相通，形成裏應外合<sup>⑪</sup>。

因此，我們不難看出：北平的不惜開罪河內而竭力支援棉共武裝經常突擊越邊，其目標不僅在爭取金邊竭誠歸向，更重要的，尚在于促使南越的反叛勢力聯結成反河內與反蘇俄的同盟；再加上寮國的反抗永珍傀儡政權勢力早已風起雲湧，倘經中共從中撮合，便不難迫使河內不得不疏遠蘇俄而與它重拾舊歡。無怪乎美國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對越棉共之戰，曾明白指出：這是一場中共與蘇俄的代理戰爭<sup>⑫</sup>。

註⑨ 「華僑日報」、一九七六、十二、十九、二版。

註⑩ 同註⑧。

註⑪ 「越棉戰爭的經緯與評估」、本刊、十七卷、五期、拙著。

註⑫ 「中央社」華府電，引述「華盛頓郵報」當天報導，一九七八、二、三。

## 六 北平支援棉共對抗越共日益顯明

從今年一月越棉共戰爭公開以來，北平雖在新聞方面以儘量傳播金邊的控訴爲優先，但仍然避免發表評論。至河內派遣副外長范憲赴平，接着有周恩來遣孀鄧穎超率團訪問金邊，一般都認爲她此行的任務在促成和談，俾達成河內的請託。基于棉共一貧如洗，所有作戰物資補給，必須完全仰賴北平，在面臨越共出動六個正規師的淩厲攻勢下，已感窮於應付，故作爲中共斡旋和談使者的鄧穎超，祇須表示對長期大戰的補給無能爲力，棉共自不敢不棄戰從和，所以大家都預料和平在望。

不料她的金邊之行不僅並未達成河內所拜託的任務，而其所發表的言論，且充份表明仍在鼓勵棉共繼續從事戰爭。由此可見中共當局所賦于她此行的實際任務，正好與河內的期望相反，乃在探索棉共領導階層，是否具有作戰到底的一致決心，以及戰場上的急切需求。所以她返回北平後，大批戰略物資即源源湧入高棉，而棉共武裝亦在南越邊境捲土重來，使越共防軍疲于奔命，無法防禦。

據四月卅日瑞士「新蘇黎世報」刊載其記者發自亞洲某地的報導稱：二月一日，一艘中共貨船停泊于高棉金磅遜港口，所卸下的武器，包括五七糧及八二糧口徑無後座力砲，及大批一二〇糧自動推進榴彈砲，此外尚有一三〇糧長程加農砲。據稱此類中共貨輪經常泊于此一港口，但多半都是深夜卸貨，又巴黎法共「人道報」記者于三月間訪問越棉邊境時，曾據越共指揮官指稱：棉共突擊隊已獲得中共援助的地對空飛彈。他如曼谷方面獲悉：北平自今年以來，已在金邊建立雷達網，及派員將高棉農民游擊隊，編練成一支配有現代化裝備的戰鬥部隊。此外金邊電台于三月間宣佈：中共正在協助高棉建築由金邊通往金磅遜港口的鐵路，顯然又是爲了便于輸運戰略物資。

在宣傳戰方面，河內既嚴厲指責中共爲大國沙文主義、及機會主義者，並聲言必須與之進行堅決的鬥爭；其駐平大使且斥責北平已成爲棉共攻擊河內的舌戰戰場。而身爲中共外長的黃華，亦在參加棉共駐平使館所舉行的慶祝金邊政權成立三週年的酒會中，稱讚棉共爲了捍衛國家獨立、主權和領土完整，發揮了高度英雄主義的氣概，不斷打败了內外敵人的顛覆和破壞活動，進一步鞏固了「革命」政權<sup>③</sup>。這項顯然是鼓舞棉共對抗河內的講話，曾經中共的報刊廣播在首要地位予以播報，無異在爲棉共向越共展開戰鬥撐腰。

當河內正向高棉邊境增兵出擊之日，中越共邊境亦于此時發生戰爭。僅有總兵力八萬人的棉共，何以敢于與擁有六十萬正規軍

註③ 香港「大公報」、一九六八、四、十八、二版。

的越共在戰場一較短長？其所恃的，正是越共國防線綿長遼闊，加上寮國和南越烽烟遍地，到處都牽制了河內的重兵；尤其與大陸接壤的北越邊境，雙方早已增兵對峙，更使其兵力分散，無法調集更大的兵力，對付棉軍。中共在今年二月間點燃越邊的戰火，旨在吸引河內的重兵不敢南調，亦等于在為高共策應支援。故中越邊境的戰火，深具戰略意義。

## 七 中越邊境爭執的焦點與策略

中越共邊疆爭執的焦點之一為西沙羣島。自北平于西貢淪陷前夕，以閃電戰從阮文紹政府軍手中奪得西沙羣島後，河內先則函謝中共為它奪回領土，但遭原封退回；至其席捲南越後再度要求北平談判邊界，所得到的答覆是：根本沒有所謂邊界問題，又何須進行談判？其後雙方都將此一羣島在地圖上納入各自的版圖，且在西沙的中共駐軍已奉命發動了「一手拿鋤、一手拿鎗」運動，準備擊敗來犯的敵人，而武元甲在統一國會所作的國防報告及其所發表的專文，都聲言將建立一支現代化的新軍，以便擊敗更大規模的侵略，收復失土<sup>⑭</sup>。使雙方所指的假想敵都呼之欲出而心照不宣，這是中越共海上爭執的焦點。

此外是萊州與雲南接壤之地。由于一八九五年（清光緒廿一年）清廷雖將猛烏、烏得兩土司地割予法越，其中大部份被併入越南的萊州，但以此一地區距越南本土道阻且長，加上當地居民與雲南夷人血肉相連，以致互相往來如故，在貿易方面仍以江城、鎮越為中心，當雲南變色初期，中國反共軍即以此處為基地之一，越共在進行抗法戰爭的當時，其本身都須仰賴中共的支援，自無力亦無需派兵與中共軍聯合進擊此一反共基地。至滇共為它掃清反共武裝後，便更加造成了此一邊界線的模糊不清。

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五日河內的廣播宣稱：國防部已派遣大批幹部前往萊州訓練民防武裝，在軍區司令部之下，已加強了逾一百個民防組織及四十個自衛大隊。這是河內對此一邊區與中共加強對峙武力的先聲，從而演變成上年一月在萊州與雲南邊境的武裝衝突。但雙方都認為這是由追捕「四人幫」餘黨所引起的地方事件，所以迅即由談判而停止了烽烟。至于究竟是中共追擊部隊越入了萊州？還是越共駐軍越滇境掩護「四人幫」餘黨？此次疑雲雖非局外人所能澄清，但越共支持這批中共的叛徒，則情形已很彰明，否則雙方即可聯合夾擊，斷沒有演成互相攻擊之可能。

共產國家的擴張戰略，照例都是先在其國內培養造反夥伴作為內應，以便裏應外合。中共在越南既然如此，越共在其鄰近的雲南自大可效尤。至于最近中越共間所興起的旅越華僑被迫離境之爭，這固然是出于越共在西貢地區沒收私營商業，使華僑受害最多最深，且有大批華人遭到殘殺所造成；但河內在統一南越後，其所以規定南方仍然保存私營工商企業，一般都了解它是為了便于爭

註⑭ 同註⑧。



取國內外的私人投資，俾可恢復南越戰後的經濟。今越共遽然提前剷除私營商業且以華商爲主要對象，顯然與上述目的相左，究其原因，實是慌于北平正在企圖利用華商加入它在當地的造反夥伴陣營。

北平對棉共將所有華僑經營的工商企業一概沒收，且將十多萬華人加以屠殺，以及對寮共將華人商業收歸國有，都置諸不聞不問，同時對金邊援助如故。唯有對越南華僑遭受迫害則不斷表示關心而大作文章，其居心所在，當然是爲了藉此以報河內一箭之仇，雙方關係將因此益形緊張，自屬勢所必然。

## 八 結論

我們有理由斷定：北平與河內不僅無法重拾舊歡，且已無法謀求關係緩和，不過亦不致形成大戰，原因是中共不敢迫使越共進一步倒向蘇俄，以致加重其在南北兩面所受的壓力；越共亦明知它得到克宮的隆寵，正是出于北平的反俄政策所賜。雖然蘇俄無時不在促使它與中共掀起大戰，以便南北分進合擊，但一旦大陸出現了親俄政權，河內自亦無法不成爲莫斯科的附庸，更何況在北方與中共交戰之際，棉共和南越的叛亂勢力定不會袖手旁觀，將使俄共本身陷于四面楚歌之境。由此可見中越共雙方對於邊境的戰火，都不得不適可而止。

至于在支援敵人的敵人原則下，中越共的互相支援對方的顛覆叛亂勢力，顯然都會日益加強。雖然彼此都祇企圖能在對方樹立傀儡政權，以爲己用，但在鐵幕控制下的廣大人民，正可藉共黨內訌而形成怒濤巨浪，推翻赤色政權。所以中越共的互伸黑手，我們亦大可作爲是觀。